

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及其他

ODYSSEY OF CHINA FANTASY

九州幻想

太阳照常升起



唐缺[丧乱之瞳] 2

辰月介入！天驱介入！

Recommended!
九州创作生力军

>伊尔 [夸父野·逆]

>狙击王 [夸父纪行]

沈阳!不会忘记

杨叛[宫城记]

杪椽城的黎明之前

碎石[周天·杪椽城] 3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INITIALS

• 太阳照常升起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州幻想. 太阳照常升起 / 潘海天主编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8
ISBN 978-7-80228-863-8

I. ①九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48945号

九州幻想·太阳照常升起

作 者: 潘海天 主编

责任编辑: 熊 嵩

封面设计: 熊 嵩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 印张: 12.5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863-8

定 价: 1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我们脚下的 星空

【文】阿豚

伯特兰·罗素在某次演讲中阐述天体运行，一位老太婆站起来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说的这些都是蠢话，我们的世界，是被一只大乌龟驮着的。”

罗素保持着风度问：“那么，乌龟是站在什么地方上的呢？”

“你很聪明，年轻人，”老太婆不紧不慢地说，“然而，乌龟下面还是乌龟——这是一个乌龟塔嘛。”

这个故事被史蒂芬·霍金写在《时间简史》的第一章，《时间简史》是一本好书，有段子说，小姐的坤包里除了避孕套，就是《时间简史》——这个段子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版本，避孕套是永恒的捧哏，至于书则不定，有时候是《三重门》，有时候是《奋斗》……《九州幻想》尚需努力。

我们脚下是什么？

两千五百年来，我们脚下是坚实且贫瘠的土地，坚实到铁板一块，一切悲欢离合是“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是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”，是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是埋藏英雄和美人的万古大家。

贫瘠则体现在每一滴水的艰难使命，它们从落下到干涸，往往只是一刹那，尚未来得及流到我们脚下，就已经化成云彩。故而珍贵。

《九州幻想》在沉默中过了它的五周岁生日，在我书写这句话的今天，也是送别了柳文扬的三周年忌辰，他就是云彩中的一朵。

他的作品《闪光的生命》已经成为他的象征，“一百年真的很长吗？”复制人

对他的本体提出的问题，迫使人从另一种角度看生命。布雷德伯里在《霜与火》中所塑造的只有七天生命的人类，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如果生命忽然变得非常短暂，我们将会放弃很多俗世枷锁（我们当初自己捡起来戴上的），会更明了我们所真正珍视的是什么——大爱和大自由。

我们脚下是什么？

于我而言，是浩瀚星空，这让人有点儿目眩神迷——我们踩在一个旋转的大球上，大球之外是无尽宇宙、星云、尘埃、新星……这多美妙，如果你闭上眼睛想一下，就会感受到人类有多么孤独。

古希腊七贤之首的泰勒斯，因为仰望星空而掉进坑里摔个半死，两千年后黑格尔则说：一个民族须得有关关注天空的人，才有希望。若只是看着脚下，是没有未来的。但对于很多人而言，他们无论抬头或者俯视，看到的依旧是密实的铁板，在铁板之下，是深邃处奔突的地火，你我众生如蝼蚁，在逐渐灼热的大地上行走，幻想显得愚蠢，像沙漠上的蜃楼，你要向那里走，背后看着你的是无数怀疑、猜度、不屑、嗤笑的目光。我们常常喟叹的是，为什么国外的人们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，可以得到社会的包容和赞赏？理由很多：农耕文明的原因吗？千百年来封建制度的原因吗？应试教育的原因吗？

那么鹊桥这种伟大的美丽的浪漫的幻想，又作何解释？

凡人与仙子的恋情，最后在无数喜鹊在空中搭建的桥梁上得以成全，我们自己也对这种流传视而不见了，所有的理由都是瞎扯，我们只不过失去了自信而已。

我们只不过忘记了浪漫或者有趣而已——牛郎织女的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虽然胜却人间无数，但第二天早晨太阳照常升起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。

两千五百年来的积累，一旦被击溃，要重塑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滴自天空降下的雨滴都责无旁贷。

重新滋养大地要很久——有多久？在地球创世之初，暴雨数百万年，才有了今天的海洋、江河与湖泊，而你我就是新纪元中暴雨的一滴，不必担心未来，最终我们也会变成云彩。

Content

九

NIJIAN'S

州

《夸父野·逆》、《夸父纪行》

夸父是最终boss还是主角，决定了这两篇文章中夸父形象的不同，这样很好。

九州小说/设定构想/周边八卦投稿信箱：

恰好：Lbfqiahao@live.cn 老鱼：Oldfish9@live.cn

Contents

目录



001 九州·丧乱之瞳(二)/唐缺
[展月 天驱 你终于表白了啊]

045 九州·夸父野·逆/伊尔
[异族 人如鸿毛 命若野草]

095 九州·夸父纪行/狙击王
[殇州 战火 成长]



109 九州风物志·夸父地画
/九州幻想工作室

110 冰魂/良牙
[夸父的祖先崇拜 战士的荣耀]



115 周天·杪樱城(三)/碎石
[墨楼 周王朝 山雨欲来]



150 宫城记/杨叛
[沈阳 寻宝 没有传奇]



165 金口玉言/lefty
[纪实文学 祥瑞御免]



172 神仙眷侣/王新禧
[七夕 情人 鹊桥仙]



188 九州通缉令/冥冥

190 爱国宅隐养熊猫/苏冰
[淡然 细心 热血青年]

183 老鱼有话说+老妖问答/老鱼

185 河络图纸/加菲

186 九州燃烧/加菲

187 老妖大爆炸/水泡

193 战九州英雄考



物

乱之瞳

【文】唐缺
【图】黑白工厂 安妮

春天的到来并不能让石秋瞳的心情好多少。总体而言，冬季的结束反而意味着麻烦的一步步临近。她已经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努力，但现在看来，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。所以她只能坐在花园里，看着渐渐蔓延开去的春色，无奈地发呆。

南淮城的春天永远是充满生机的。略带湿润的春风很快驱走了寒流，金粉的气息开始在空气里飘荡。那些丝竹的靡靡之音飘飘悠悠传入耳中，总能让石秋瞳这样的怨女自怜自伤一番。但在这个春季，她甚至连思春悲秋的心情都没有，在花园里出了一阵子神，又起身赶往圣音阁。每一年春天，国主石之远都喜欢在那里休憩，欣赏一些各地特供的名贵花种。

守在阁外的御前侍卫见到石秋瞳，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仍然恭谨地行礼：“公主殿下，国主已经说过了，今天他暂不召见你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和过去一个月一样。”

“那你就再给我传话，传到他同意召见为止。”石秋瞳毫不让步。

这位倒霉的侍卫就像是嘴里被塞了一把黄连，瘪着嘴进了门，不久之后，他耷拉着脑袋出来了，向石秋瞳简短地说了两个字：“照旧。”

石秋瞳哼了一声，眉毛一挑：“那你就按意图行刺的罪名来砍了我吧。”她一把推开侍卫，就往里面硬闯。她武艺高明，力气本来就大，侍卫又不敢还手，被她推了一个趔趄。石秋瞳大步进了门，侍卫只能一脸苦相地在后面追着。

“父亲！”石秋瞳一边走一边高喊着，顺手推开沿路碍事的侍卫、太监、宫女。很快，一个沉稳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白日喧嚷，成何体统？”

“我不喧嚷一下，您死活躲着不肯见我呐。”石秋瞳循声而去，在一个凉亭里找到了她的父亲，南淮城以及整个衍国的统治者，国主石之远。国主正和几位老臣坐在一起，看那悠闲的神情，多半是在讨论诗词。

石之远见到女儿，脸上微微一沉，似乎想要开口斥责，但又忍住了。几名老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很识趣地告退了，凉亭里只剩下了父女俩。

石秋瞳在父亲面前坐下，脸绷得紧紧的，国主苦笑一声：“你已经磨了我一个月了，何必呢，我并没有说这一场仗一定要打的。”

“你当然没有说，任何事情不到最后一刻你是不会公布的，”石秋瞳针锋相对，“但是你早就下定了决心。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北部边界的兵力调动吗？而且那几个神

秘的来客，最近仍然在频繁出入南淮。”

“既然你已经明白我心意已决，又何必多说什么呢？”国主的神情十分不悦，话语里多了几分怒意。

“因为战争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，”石秋瞳毫不退让，“两年前那场叛变，差点席卷了整个九州，声势比你所能调用的兵力大多了，最后怎么样？还不是在攻打天启城失败后，很快就被平息了，而你不也是看穿了他们的外强中干，才中途退出联盟的么？这已经不是乱世时代，有那么多的热血可以被点燃，现在的人民只想吃饱饭，不想打仗，虽然我们兵精粮足，你想要……”

国主猛地一拍桌子：“够了！”

他站起身来，来回走了几步，极力压制住自己的咆哮声：“这是我的国家，我有权选择它的方向！至于你……虽然你是我的女儿，而且是我非常有用的女儿，我真的要让你闭嘴的时候，所需要的也不过是一把刀或者一根绳子！更何况……这些日子发生了些什么你也清楚，我不能为了你而舍弃国家大业。”

他挥了挥手，示意石秋瞳快快滚蛋。石秋瞳知道再说下去也不会有结果，摇了摇头，一声不吭地掉头向圣音阁外走去。走到半途，国主忽然又补了一句。

“这一次的结果，和之前的绝不一样，”国主的语气充满了自信，“你很快就会看到的。”

这一个无所事事的夜晚，石秋瞳哪儿也不想去，一个人坐在寝宫里发呆。寝宫里照例有一张很大的梳妆台，有一面一人高的镜子，不过该梳妆台的使用率肯定是整个皇宫里最低的，因为石秋瞳生性好武，不愿意浪费时间在无聊的花黄上。然而最近一两年来，向来不喜欢打扮的石秋瞳却越来越多地悄悄坐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依然年轻美丽一如往昔的容颜，以及眼角已经开始悄然滋生的细小皱纹。她曾经一度以为年轻的时光还会很长，某些烦恼还可以假装抛诸脑后，不去多想，但时光如同涨潮的海水一般汹涌进逼，已经渐渐让她有呼吸不畅的压抑感。

心绪烦乱的时候，偶尔她也会溜出宫去，找一个僻静小巷里的深夜酒摊，独自一人喝点闷酒。但是所谓借酒浇愁，并不是浇灭的浇，而是浇灌，忧愁的嫩芽只会在每次酒醒后越长越高。所以现在她也不大出去喝酒了，就是一个人坐在宫里，静静数着年华老去。

白天与国主的争吵让她更是情绪低落。她独自坐了大半个对时，几乎没有动过，直到蜡烛熄灭才恍然惊觉。此时月光清冽如水，从窗外照进来，她也无心再招宫女点灯，打算就寝。但刚刚站起身来，就看到一个黑影从月色下一闪而过，虽然速度极快，还是被她捕捉到了。

她不动声色，轻轻拉开梳妆台最上层的抽屉，从里面抽出一把雪亮的短剑握在手里。然后她慢慢来到窗前，仰起头，假装欣赏月光的样子，眼睛却在全神留意着刚才出现过的那个黑影。她没有眼花，那果然是一个偷偷潜伏进来的身影，现在已经闪身于一棵大树背后，正在朝这边窥伺。眼见着石秋瞳始终只是在赏月而并没有其他动作，黑影又绕了一个方向，紧贴着墙边向着窗户这边挪过来。

石秋瞳藏在窗格下的手握紧了短剑，算准黑影已经进入到适当的距离，她猛地跃窗而出，一剑向敌人刺去。与此同时，她发出的这一点动静立即惊动了附近的侍卫，马上有十多个侍卫从墙外跳进来，循声直扑那个黑影。

“别动手，是我！”黑影大喊了一声，石秋瞳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，立即硬生生稳住身形，赶紧对着侍卫们发令：“没事儿了。你们都先退下。”

侍卫们迅捷地退出去，石秋瞳喘了口粗气：“你还真对自己的身手有信心，就不怕我一失手在你身上捅出个窟窿来？”

黑影向前走了几步，站到月光下，露出了那张令石秋瞳又爱又恨、无可奈何的脸。

“我必须要做这个试验，”云湛很难得地收起了以往的嬉皮笑脸，“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上次见面时，你那么地不安了。没有人刺杀你老爹，但是有人在刺杀你。”

“是的，你说得对，”石秋瞳眉头微蹙，“我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分心。我毕竟还有能力照料自己。”

“我当然相信你能照料自己，但你不告诉我显然是错误的，”云湛的语声就像今夜的月色一样，明亮而慵懒，“你不说，我还是会分心，因为我会禁不住老是在去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反而脑子动得更多。所以你还是应该说出来。别忘了，那可是……你的事情。”

那可是你的事情。

在和父亲拉锯了一个月、并且随时绷紧了弦准备应付刺客之后，在这个春光明媚的夜晚，在这个男人的跟前，石秋瞳终于觉得有一股暖流从心头流淌而过，渐渐奔涌成无法抑制的激流。

“进去说话吧。”她极力克制着感情，淡淡地说，转身的一瞬间悄悄擦了一下眼睛。

宫女点上了灯后很快退下。两人对望了一眼，都想先开口询问对方的状况，最后还是云湛先说：“我的事情简单点。跑了一大圈，杀了两个敌人，却什么也没能弄清楚，因为我的委托人留给我的资料全都被烧成了灰烬。”

“烧了？那岂不是线索全都断了？”石秋瞳问。

“也未见得，还有一线希望，”云湛说，“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水准足够高深的火系魔术师，让他使用一种逆转术，就有可能把那些被烧毁的东西还原。”

石秋瞳听得两眼发直：“什么人才能做到这一点？”



“我不知道，”云湛摇摇头，“但根据我的猜测，也许在宁州我的老家能够找到这样的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石秋瞳问。

“我叔叔云灭告诉我的，”云湛回答，“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云家的族长曾经给他看过一份文件，那份文件就曾经被烧毁，但是找了秘术师还原了不少。那大概是羽族独有的高深秘术吧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刚刚回来，就得再千里迢迢跑一趟宁州？”石秋瞳的话语里隐隐有点遗憾，云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丁点不舍。他笑了笑：“放心，暂时用不着我亲自去跑。我叔叔这段时间正好在宁州陪老婆，我和他之间可以用驯服的迅雕传信，速度很快。我会先让他帮我查一下现在还有没有这种秘术存在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再过去，免得白跑一趟。”

“陪老婆？那就是你的婶婶啰？”石秋瞳好奇地问。

“没错，婶婶，也是师母。我叔叔虽然是个心狠手辣的大恶棍，但对我婶婶还着实很好，可惜我婶婶为人太温柔，什么事都听他的，不然我真的很想看看如果他们俩吵起架来会是什么样……”

“你就没安什么好心！”石秋瞳撇撇嘴，脸上却露出神往之色，“云灭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，羽族第一高手，比你这样没出息的小混混强多了，没想到也有这样的一面。”

云湛一脸悻悻之色：“真伤自尊，其实我没觉得我比他差多少，你just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羞辱我的机会……不过我觉得也没什么可奇怪的，再坚硬如铁的人，内心也会有柔软的角落吧。我叔叔再厉害，也是个凡人，凡人就会有情爱的牵绊，谁也不能免俗。”

这句话说出来，两人突然陷入了沉默中，这一番话虽然是在评价云灭，却无意间触动了他们的心事。一股淡淡的惆怅在两人的心中同时升起，在他们的面前，似乎总有一条路堵得死死的，没有办法越过。

云湛定了定神，决定扯回正题：“行了，我的事情说得差不多了，该听听你的了。到底什么人要杀你？已经动过几次手了？”

“已经有两次了，”石秋瞳飞快地回答，似乎也想赶紧把话题转移开，“并不太清楚他们的身份，但可以推测，应该就是最近一直煽动我老爹向邻国开战的那伙人。”

“开战？”云湛一怔，“有人在煽动战争？”

“是的，一伙我到现在都还没查明身份的人，”石秋瞳说，“也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渠道，和我老爹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会晤。从那之后，他就像着了魔一样，一直在做着战备。我最近一两个月都在苦劝他，但他完全听不进去。而就在这时候，我

遇到了第一次刺杀，那时候你还没走，几天后又是第二次。两次都非常惊险，但第一次他们低估了我的武功，第二次又低估了我的防备，这才没能成功。”

她说得轻描淡写，但云湛想到那千钧一发的凶险，还是忍不住心头一紧。看着石秋瞳一脸的憔悴，可想而知她最近几个月的日子很不好过，一阵怜惜之情油然而生。

“这几天我来给你做保镖吧，”他忽然说，“反正我得等着我叔叔回信，左右无事。而且如果真的有什么战争的苗头的话，那可绝对是大事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不过最重要的在于……”

“在于什么？”

“有我在外面守着，你至少能多睡几天安稳觉。”

石秋瞳眼前一亮，脸上微微一红，想了一会儿，没有拒绝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，我只管饭，不会拿钱给你去胡乱花销的。”云湛是个从来不愿意存钱的人，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处于没钱状态，一旦手里有了点金铢，就会毫不吝惜地迅速花光，所以石秋瞳每次找他办事都会把报酬卡得死死的，一个铜锱也不多给。

云湛怪叫一声：“还没过门呢，管起钱来倒厉害得很。”

CHAPTER 04

复活的死者

【一】又要打仗了么？

云湛躺在宁清官的一处房顶上，一边履行着他所承诺的保镖职责，一边脑子也没有闲着。石之远并不是一个傻子，眼下蠢蠢欲动，必然是他的新盟友十分强硬。可是放眼九州，又有谁能那么容易就打动石之远呢？

他一时也想不出端倪，而另一个谜题也同时开始在脑海里蹦跳，那就是丧乱之神墟渊。被千里追杀的秘术师，被挖掉眼睛的众多死者，两个独眼杀手，三桩前后横跨三十多年的血案，藏在盲眼里的金属圆牌，正直不屈的提刑官，诡异血腥的魔神传说……这一大堆八杆子打不着的碎片，究竟是通过怎样的一条线联系到一起的？丧乱之神那只邪恶的右眼，究竟隐藏着怎样惊世骇俗的秘密？

还有那张纸条，“邪魔已经复苏，血灾即将降临。”邪魔指的就是丧乱之神吗？难道这些虚无缥缈的所谓神明，会是真实的存在？而所谓的血灾，难道真是如同那个奇怪的传说所言，墟渊将会用他代表着惩罚的右眼来毁灭大地万物？那个没有写完的“尸”字又指的什么？是需要找到什么特殊的尸体吗？

如果说一开始只是出于义愤而卷入调查的话，现在即便单纯是为了无法抑制的好奇心，云湛也想要把这件事追查到底。只是如今刘厚荣瘫痪在床，没有几个月时间无法恢复；秘术师崔松雪留给他的东西偏偏又被烧掉了，只能苦等云灭的回音。这是目前最有可能引导他接近真相的两条线索，却都陷入了停滞，使他不得不无奈地等待。否则的话，他只能去追寻那些早已被各地官府草草处理掉的连环杀人案，甚至是尘封多年的那三桩历史疑案，比之大海捞针也容易不了太多。

好像是转眼之间，两个令人头大如斗的难题同时压到了头上，换成一般人，简直要连气都喘不过来了。好在在经历了上一个冬天的魔女复生案后，云湛已经渐渐习惯了应对各种错综复杂拧在一起的糟糕局面。

大不了再来一次魔女复生，老子照样弄死你！云湛怀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恶狠狠想着。

几天以后。

有了云湛为她守夜，当然也有可能仅仅是因为云湛回来了，石秋瞳显然精神好了很多，想来是睡得不错。

“他们又进行了一次会晤，”石秋瞳告诉云湛，“好像是联盟更加紧密了。看我老爹那张脸就知道，就像你每次骗到钱时的样子……”

“那到底是一帮什么人？你到现在还没查明身份？”云湛一脸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。

“他们的手段太高明了，”石秋瞳恨恨地说，“我放出了好几组斥候，从来没有人能查到他们是什么时候进入南淮的。每次发现他们的行踪，就已经是在王宫外通过我老爹设置的秘密联络官直接往宫里带了。而他们被招待的驿馆本来就戒备森严，他们又会搞一些古怪的法术，我的人每回想要去窥探，根本找不到他们的房间。”

云湛眉毛一挑：“这么说来，这些人会秘术？”

“没错，而且还相当的高明。”石秋瞳说。

“这可有点意思了，他们走了吗？”云湛问。

“还没有，明天才会离开。他们这次比往常多留了几天，和我老爹多商讨一些细节，恐怕战争的日子快了。”石秋瞳忧心忡忡。

“放心吧，既然有那么多细节要商讨，说明还有周旋的余地，”云湛看来很乐观，“今天晚上你另外安排人手值夜吧，我去瞧瞧他们。不对，如果有足够经验的话，夜里他们肯定防范得更紧，我最好是假扮成宫里的侍卫，大白天的去溜达一圈。”

“你有把握破掉他们的幻术？”石秋瞳问。

“当然没把握，”云湛耸耸肩，“但人生就是要不断地做各种没把握的事情。”

他真的换上侍卫的衣装，出宫来到了驿馆外。南淮城的驿馆距离王宫不远，用

以招待来自各国的贵宾，一向都是警卫森严。而这一批客人待遇尤其不错，国主调动了最精锐的猛虎卫来担任守卫，即便是一只苍蝇也很难飞进去。何况按照石秋瞳的说法，这些客人自己还有很管用的秘术。

云湛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转过了七八个念头，但没有哪种方法可以确保他完全躲过那些猛虎卫的视线，钻进驿馆去。不过他并不气馁，耐心地躲在远处注意着驿馆大门口的动向，并注意到一辆送菜的驴车驶了进去。猛虎卫对这辆车检查有些敷衍了事，并不是太细致，云湛觉得自己有机会躲在车里混进去。

他等待着驴车出来，等到离开了猛虎卫的视线后，才追了上去，很轻松地从车夫那里套出了话。车夫每天下午都会为驿馆送进去一大车新鲜蔬菜，时间是固定的。

等上一天，明天通过这辆不起眼的驴车把自己送进去，看起来是个办法，然而严酷的现实是，等到第二天这辆车再来的时候，吃到菜的已经只可能是其他客人了。那一批神秘来客到时候已经离开南淮了。

云湛正在盘算着，忽然看见另一辆车晃悠悠地过来了，方向也是驿馆，不过拉车的换成了马，说明该车主比刚才的驴车车主更有钱——是否会意味着搜查待遇也更好呢？他当机立断，瞰空跳上车，钻进了那堆看似无甚危害的稻草里。

刚一钻进去他就后悔了，那堆稻草原来是用来保持内部温度用的，稻草里面塞满了冰块，从冰块里面又传出一阵阵刺鼻的鱼腥味——这是一辆给贵客们送鲜活鱼虾的冰车。

算我运气好，云湛郁闷地想着，不得不捏住鼻子，以免被那直贴到脸上来的鱼腥味弄晕过去。春季刚到，气温正是不冷不热刚刚好的时节，却得和无数的冰块亲密接触，那滋味同样是很难受的。他只能自我安慰：回去老子要找石秋瞳要点补偿费。

果然如他所料，这辆车同样没有经历什么像样的检查，轻轻松松就被放进去了。他随着车子颠啊颠啊，好容易等到车身静止下来。他侧耳倾听着身边的脚步声，不算多，只有三四个人，估计是来交割货物以及卸货运货的。他小心地从草堆里扒开一条缝，看清楚身边的建筑位置与格局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圆筒，拧开盖子，扔了出去。一道刺眼的闪光之后，火焰飞溅，很快把周围的东西都点着了，人们慌慌张张地救火，云湛趁着这个机会敏捷地钻出来，躲到了一个大水缸的背后。

他脱去侍卫的外衣，露出里面用作第二选择的粗布衣衫，把身上沾着的稻草屑拍掉，正在发愁如何去掉那一身引得苍蝇嗡嗡转的鱼腥味，转念一想，带着这身气味混迹于此或许反而更安全——至少可以冒充是从厨房跑出来的小工。

厨房里人多手杂，云湛很轻易地捞到一个盖着白布的大簸箕。簸箕里装的其实是一些削好的土豆，但盖着白布，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因此他可以装作送食物的样子，在驿馆不那么敏感的外围区域游荡一番。他注意到，这座驿馆里的猛虎卫

数量，竟然不比王宫里少，可见国主真的是下了血本。

云湛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不索性直接安排在宫里居住？那样保护起来会更方便一些，而且可以保证精锐力量集中，不至于出纰漏或者引外人注目。

他忽然冒出一个邪恶的笑容，有点明白了当中的缘由：国主对他的新盟友还并不是完全信任，或者说，他认为和他们过于接近是相当危险的。所以他可以同他们会谈，却不愿意把他们放在离自己太近的地方。

这样的同盟不会太牢固的，云湛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判断，彼此猜忌的利益纠葛关系永远是没法持久的。如果能进一步打探到一点消息，找点办法进行离间，以石之远多疑的性格，还是很有机会瓦解掉它的。

云湛觉得自己的心情好一些了。他端着那一簸箕土豆，四处没能找到太好的机会，于是决定先回厨房，等到晚上再想办法。但是很快，他刚刚找回来的好心情猛然间跌落到了谷底，就像是刚点燃的火堆被泼上了一桶冰水。

当时他刚刚把土豆放回去，转过身发现一个烧火工的表情有点鬼鬼祟祟，一边烧火一边东张西望，好像唯恐别人注意到他。作为一个心怀鬼胎的人，云湛很容易也能发现别人的心怀鬼胎，并且开始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也是个来打探消息的人吗？会是谁派来的呢？其他的王公大臣，还是忧心忡忡的敌国？

他用多年练就的本事，始终没有正眼瞧这个烧火工，却一直留神注意着他。到了傍晚时分，烧火工终于在确认无人监视他之后，离开了厨房。云湛提起地上的一个空桶，从后门出去，然后迅速绕到前门，小心地盯住他。

烧火工来到一棵树旁，停住了脚步，云湛赶忙闪身到一座假山后。很奇怪的，烧火工开始对着树后说话，云湛略一思索，知道树后面有人，无疑就是准备和他接头的。一阵晚风吹过，树后飘起一片黑色的衣角，云湛不由一怔。他听石秋瞳说过，关于石之远的新盟友，唯一能获得的信息，就是他们都穿着黑色长袍，遮住头脸。

这么说来，这个烧火工并非是打探这批人的消息的，相反是他们的奸细，极有可能是为他们传递宫里宫外的其他情报的。这可太有趣了，云湛想，石之远和他的盟友之间，果然是尔虞我诈暗中算计着。

对话很快结束了，烧火工匆匆离去，云湛仍然躲在假山后，注意着那棵树。烧火工离开一会儿后，树后的人才谨慎地走出来，并且环顾四周，观察着是否有人跟踪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云湛看清楚了这个人的脸，一张充满童稚的小脸，他差点惊呼出声，连忙死死捂住自己的嘴。

竟然是那个人！云湛感受到了真正的危机。他太清楚眼前这个人的实力了，那是除了云灭之外，他武功学成后唯一一个能让他吃亏的人，也是他心目中九州大地上最危险的敌人之一，或许，应该把“之一”两个字拿掉。

虽然眼前这个人身材很高，但云湛知道，那只是一种巧妙的伪装，很可能是踩了高跷，在那件宽大的长袍之下，遮掩住的是一个身材只有他一半高的小小的矮人，一个河络。两年前的夏天，这个河络带着一脸天真无邪的憨厚笑容来到南淮城，一副人畜无害笨手笨脚的模样把云湛耍弄得够呛，到终于露出狰狞面孔时，已经牢牢占据了上风。虽然最后云湛也反戈一击，让此人的目的最终未能得逞，但那毕竟是云湛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一次败局，足以令他终生难忘，更何况，还是败在一个女人手下。

木叶萝漪，云湛默念着这个女河络的名字，可怕的木叶萝漪，九州历史最悠久的黑暗组织——辰月教的教主。而这也许就意味着，勾结衍国国主石之远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让人一提起就牙根发颤的辰月教，千百年来没有一刻不在惦记着发动战争的辰月教。

云湛一想到辰月教，两条眉毛就拧在了一起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一直以来，九州大地上都存在着一些超越国家和种族存在的古老组织。这些组织不为单一的国家或皇室服务，不为某一个组织服务，而是有着自己特定的信仰与目标，并且为了这样的信仰而努力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。

这样的组织中，有许多很温和，并不具备什么侵略性。比如天然居、龙渊阁、长门修会等等，总体上都没什么危险性。但也有很多组织，从诞生开始就充满了刀锋般的锐利，在九州历史上一次次用无数的鲜血与尸体刻下自己的印痕。这其中，势力最大、持续时间最久、对九州的历史进程影响最深的有三个组织：天罗、天驱和辰月。

天罗的目标相对单纯，就是为了求财。这是一个杀手组织，有着几乎和身体本能融为一体的不可思议的暗杀技巧。天罗所培养出来的刺客，埋伏、跟踪、刺杀、潜逃、保密等各方面都无懈可击，曾经和云湛亦敌亦友的前任南淮捕头安学武，就是一个隐藏的天罗。

云湛自己所属的天驱，全称叫“天驱武士团”，但这个名字其实并不精确，因为天驱的成员无所不包，并不局限于武士。天驱所信奉的宗旨是“守护安宁”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立志消除战争，维护大陆的和平。

“当然了，这样的口号听来漂亮，实则遭人痛恨，所以你们天驱总是遭到君主们的剿杀，直到现在还在公开范围内被官方禁绝。”石秋瞳颇带一点幸灾乐祸地说。

云湛点点头：“而辰月教，就是天驱的死敌了。因为辰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九州挑动战争。不过辰月的教义一向不为外人所知，流传下来的猜测也大多模糊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：辰月追求一种混乱中的均衡。他们既不希望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压倒一切一统九州，也不喜欢看到一潭死水昏昏欲睡的和平——就像现在这